

棄離土地，行跡天涯： 從奈波爾的《浮生半世》到《魔法種子》 的旅人浪子

沈乃慧*

摘 要

人與土地間緊密的關係曾經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但奈波爾的 2001 年出版的《浮生半世》(*Half a Life*) 和 2004 年的《魔法種子》(*Magic Seeds*) 卻強調了人與土地的疏離。這兩本小說是他作品中少見的二部曲，描繪主角威利浪遊印度、英國、非洲等地的旅程，也反映其心路風景，表現棄離土地，終身漂泊的人生觀照。威利對土地不再有「靈視」，他的土地視野非來自於地景家園，而是來自於與歷史傳統的連結和想像。奈波爾著重於多文化角度的衝突，強調主角異鄉人的漂泊無根感，對家和認同的追尋之旅和最終對土地的棄絕具體表現了「離散」的特質：不確定、不安和概念的複雜性。

關鍵詞：奈波爾、旅行、家、離散、疏離

*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Email: nhshen@gms.ndhu.edu.tw。

一、土地的靈視

雖然一般都將奈波爾(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歸類為來自千里達的加勒比海作家，但是將他視為地域作家或是國族作家總是奇怪的事，因為他的作品不夠地方特色，又欠缺第三世界後殖民的觀點，還有他對英國傳統文化的傾心著迷，都讓他成為一個後殖民論述中頗受爭議的角色，常常被嚴苛地批評。他生於千里達，長於千里達，但是和同來自於加勒比海當代的著名作家 Wilson Harrish 及 Derek Walcott 不同，奈波爾的旅行遊記豐富，並不特別關注於家鄉千里達的地景人文，他的作品尤其缺乏 Harrish 和 Walcott 兩人筆下所流露的對家鄉動人的眷戀，多的是對家鄉人物嘲諷批評。¹ 但無論如何，奈波爾的作品仍深受喜愛，尤其他的旅行書寫被公認有其犀利批判的獨到趣味。

John Cooke (1980)研究奈波爾的遊記雜文，他認為不同於一般遊記作者著重於在地的風景人情，奈波爾的地景視野則充分連結了他內在對歷史傳統關注的心靈狀態，Cooke 稱之為「土地的靈視」(a vision of land)。² 例如奈波爾在《重訪加勒比》(*The Middle Passage*)一書傳達了他欲探索加勒比海社會秩序的訊息，Cooke 認為其實奈波爾想的不是單純的地景人物社會，而是地景的歷史秩序 (historical order of landscape)。Cooke 認為奈波爾所謂「在地」，實際上是藉著歷史文本的經驗，將現實放入傳統與歷史傳承的架構中檢視³。Cooke 的看法是相當合乎邏輯的，也深入剖析了奈波爾旅遊書寫的特

¹ 奈波爾在《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 曾提及西印度作家如 George Lamming 等人批評他不夠關注千里達社會最核心的族群問題。另外，奈波爾的小說如 *The Mystic Masseur* 和 *Miguel Street* 等皆為以千里達為背景的嘲諷小說。

² 參閱 John Cooke 的論文〈土地的靈視〉(作者自譯，原文為“A Vision of the Land: V. S. Naipaul’s Later Novels,” *Journal of Caribbean Studies* 1 (1980)。

³ 庫克原文為：“To feel “in place” in Naipaul’s world requires putting present, felt experience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in other words, in a framework providing a sense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or tradition.” 見 John Cooke, “A Vision of the Land: V. S. Naipaul’s Later Novels,” *Journal of Caribbean Studies* 1 (1980): 33-4。

質，確實土地對奈波爾沒有真切的意義，唯有土地曾經發生的歷史，才是地景於他最大的意義。奈波爾對自然生物並沒有太多的關心，他所擅長的仍是人文歷史的地景呈現，或許對奈波爾而言，三度空間的單純地景風光過於貧乏單調，唯有和歷史結合，地景才有想像的深度。

除了 Cooke 外，也有很多學者注意到奈波爾對歷史的重視，例如 Dagmar Barnouw (2003)在《奈波爾的外鄉人》(*Naipaul's Strangers*)一書中將奈波爾的「歷史意識」解釋為「企圖以時間洪流中的歷史事件作為當代的導引，而且這種歷史意識並非源自於他的印度背景，而源於他所接受的英國教育。」⁴ 確實如此，奈波爾喜讀歷史，也曾在南亞中東的旅行中，因為當地群眾漠視歷史甚至荒謬地扭曲歷史而深表不滿。奈波爾相信歷史是一門科學，他堅持這些地區的人民應該運用歐洲學界的歷史研究知識來對自己國族的歷史作科學地分析闡釋，而不是虛構歷史，利用歷史以誇大國族的偉大。奈波爾在《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書中這麼說：

印度人缺乏歷史意識也是好事一件，否則他們如何能繼續在古蹟廢墟中蹲俯呼息？又有哪一個印度人能夠閱讀這幾千年的印度歷史而不感到憤恨悲痛？印度人只好躲進宿命論的幻想中，相信星宿主宰命運...當印度人冷眼看著外國的進步與成就時，只能自嘲說我們早已厭倦這種榮耀，於是他們說，古代的印度早就有飛機、電話和原子彈，這在印度的史詩中可以找到證明。外科手術在古老的印度也很發達，這裡有一份文件刊登在我們國家的重要報紙上說明一切。古印度的造船術也是個世界奇蹟。另外，民主制度更是古老印度的偉大成就，每一個村莊都是一個自足自治，秩序井然的共和國，村莊議會有權可以對犯法的村民處以吊刑或者砍掉他的手。這就是當今印度人所急於重

⁴ 作者自譯，原文為 “[Naipaul’s] historical awareness, the desire to locate past events in the flux of time for orientation in the present, was not part of his West Indian background but of his British education.” 見 Dagmar Barnouw, *Naipaul’s Strang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2。

建的理想古國印度。⁵

這段文字批評立論清楚明確而且直指要害，是非常深刻而悲痛的呼籲。身為印度族群的後裔，奈波爾對於印度的歷史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和濃厚的感情，但面對著愚蠢無知的群眾和落後國家的現實，奈波爾毫不隱諱地尖刻批判。他藉著這些荒誕可笑例子批評印度人只迷戀於過去歷史光榮的想像，而不願意面對歷史真實，他提醒印度人以虛構曲解的歷史來自我安慰國族榮耀的喪失，這不僅於事無補，反而讓印度在當今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更為式微，奈波爾甚至說：「印度人對歷史的闡釋就和他們的歷史本身一樣可悲。」⁶

文學小說中人和土地間緊密的關係曾經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奈波爾卻一再訴說人與土地疏離的故事，在他的故事中，土地與人已不再有盟約的情感，他的小說反映的多是對土地的懷疑棄絕，奈波爾其實很清楚自己缺乏對土地深刻的感動，他無法忽略不同土地人民所存在的個別缺點，尤其是他自己的家鄉或原鄉，他因認知深刻，批評更是尖銳。奈波爾在《自由的國度》(*In a Free State*)書中指出這種對土地的執著依戀僅存在於古代的藝術家，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其他地方的存在，所以在他們的眼中自己生長的

⁵ 作者自譯。原文為 “And it is well that they have no sense of history, for how then would they be able to continue to squat amid their ruins, and which Indian would be able to read the history of his country for last thousand years without anger and pain? It is better to retreat into fantasy and fatalism, to trust to the stars in which the fortunes of are written... and to regard the progres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the tired tolerance of one who has been through it all before. The aeroplane was known to ancient India, and the telephone, and the atom bomb: there is evident in the Indian epics. Surgery was highly developed in ancient India; here, in an important national newspaper, is the text of a lecture proving it. Indian shipbuilding was the wonder of the world. And democracy flourished in ancient India. Every village was a republic, self-sufficient, ordered controlling its own affairs; the village council could hang an offending villager or chop off his hand. This is what must be recreated, this idyllic ancient India.” V.S. Naipaul, *An Area of Darkness*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1968) 201-2.

⁶ 作者自譯。原文為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ir history are almost as painful as the history itself.” V.S. Naipaul, *An Area of Darkness* 202.

土地是完美無瑕的：

也許那就是唯一純粹的時刻，就在初始，古代的藝術家不知道其他的土地，他們學會觀察自己的土地，視為完美無缺。當我旅行回到了開羅，用我異鄉人的眼睛注視這土地人民、這些塵土飛揚的城市，火車站上騷動的農民，我很難相信這裏曾經有過這種純粹。也許這種對於土地的靈視，視尼羅河為唯一的水，湛藍的 V 型河谷，僅僅是虛構，渴望的緣故，它是屬於墳墓的。⁷

奈波爾在讚嘆尼羅河古墓牆上的古代藝術家偉大的藝術之餘，並沒有對自己的缺乏對土地的靈視(a vision of the land)而感到遺憾，相反地，他暗批了這種盲目頌揚土地人民的偏執，是屬於墳墓的靈視，純粹虛構想像，與事實全然不符。奈波爾經常旅行各地，當然不可能因為喜歡埃及古文明的關係而對其今日地景呈現的吵雜髒亂視而不見，他這樣的解釋也同時回應了長期對他本人對後殖民論者對他批評的不滿。

奈波爾對地理人文的敏銳在他的作品中表現無遺，尤其他晚期小說 2001 年出版的《浮生半世》(*Half a Life*) 和 2004 年的《魔法種子》(*Magic Seeds*) 表現了棄離土地，終身漂泊的人生觀照。這兩本小說是奈波爾作品中少見的小說二部曲，以主角威利的人生經歷為故事主軸，《浮生半世》明顯地以地景劃分為三部分：主角威利在印度的家族史及其出生成長的少年時光、留學於英國倫敦的青年歲月和之後伴陪妻子非洲的十八年行旅，敘述了威利四十

⁷ 作者自譯。原文為：“Perhaps that had been the only pure time, at the beginning, when the ancient artist, knowing no other land, had learned to look at the ancient artist, knowing no other land, had learned to looked at his own and had seen it as complete. But it was hard, travelling back to Cairo, looking with my stranger’s eye at the fields and the people worked in them, the dusty towns, the agitated peasant crowds at railway stations, it wa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re had been such innocence. Perhaps that vision of the land, in which the Nile was only water, a blue-green chevron, had always been a fabrication, a cause for yearning, something for the tomb.” V.S. Naipaul, “In a Free State,” *In a Free State* (1971) 247.

一歲前的半世人生，《魔法種子》則接續威利離開非洲後的生活，故事起於他暫居於妹妹的德國住家，六個月的簽證到期後，他接受妹妹的資訊和建議，返回印度參加共產革命游擊隊，接著八年他都在鄉下村落與樹林中茫然渡過，後來他決心向當局自首，卻又因牽連先前的警察命案而被關入監牢，最後經由英國友人的相助，在半百的年紀他又重回了英國，繼續他的飄泊人生。奈波爾至今依然健在，我們不知道《魔法種子》會不會再有續集？威利是否還會有人生第三部曲？如果有續集，不知道故事中的威利會不會終老英國倫敦？或者會展開另一段異國冒險，在人生的晚年再創另一個驚奇？

無論如何就現有的文本研析，《浮生半世》和《魔法種子》已呈現奈波爾獨特的土地視野，在這兩個故事裡，除了德國模糊的影像外，藉著威利之眼，奈波爾分別記載了他對印度、英國和非洲這三個地區的觀察和解讀，尤其《浮生半世》主角的人生境遇雖與奈波爾本人迥異，但旅遊的經歷卻有若干雷同，此書明顯具有奈波爾個人生命經驗的紀錄，主角人物如何面對處理這歷史地理和人生相互的糾葛，也可視為奈波爾本人感情的投射。主角的漂泊人生也以隱喻的方式總結了對土地離棄的概念，威利不屬於任何一片土地，也難於安居於任一土地，即使《魔法種子》書末他獲得穩定工作居住英國，他的靈魂仍然失落漂泊，不時夢迴曾走過的地方，計數睡過的眠床。居無定所似乎是他的苦情宿命，但從正面樂觀的角度看待，威利是新時代的世界公民，有機會旅行外地，可以到處為家，或者無須有家，正因他和土地的情感連結是如此薄弱，也相當程度代表了新一代的離散族裔對土地人民有別於傳統的認知。

二、印度：虛妄的想像原鄉，革命天堂的夢碎

印度是奈波爾的原鄉，對奈波爾言，印度文化遠比千里達文化更深刻熟悉，更根深蒂固，因為他自幼生長於一個封閉的印度移民社群，長期浸淫在印度教的傳統中，而與千里達當地的歷史文化並無深入的交集。《浮生半世》

便是以印度為故事發生的第一個地景，主角威利出生成長的故鄉。

故事開始於威利的父親向他解釋他的名字的由來，威利的全名為 Willie Somerset Chandran，其中「薩莫斯特」來自於一段父親和英國大作家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的邂逅因緣，因此威利以此命名。當然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卻很後現代地將模仿想像和真實界錯綜交融，奈波爾的目的自然不是以歷史為想像素材，書寫其幻想歷史的後現代寫作，他的目的僅是藉此嘲諷印度文化的虛假，印度人的缺乏自信。

奈波爾的故事中，印度的土地已非千年來印度子民賴以維生的堅固磐石，近代社會政治的變動根本撼動了土地與人民的連結，但是大多數的印度人民茫然無知，仍活在虛幻假想的安全中。威利的家族是印度的祭司世家，當回教徒和英國人相繼征服他們家鄉時，傳統受人供養的種姓生活便無法繼續，威利的高祖父為貧窮所迫不得已離家在大鎮的寺廟裡存活下來，家族漸漸興旺。威利的父親卻深刻感受到這種生活的虛假和崩潰的危險，他以一個奇特高貴的理想追隨聖雄甘地——藉由娶一個出身最低的女人，以反抗傳統，以悖離「死亡氣息」的生活方式——也因此為社區所迫而到寺院外庭做一名乞丐。在此期間威利的父親發過禁語誓而長期沉默不語，後因 Maugham 將他寫進書裡，引起外國旅人的好奇而變成社會名人，他的行為也因被過度引伸解釋反而戲劇性地贏得尊敬，這就是奈波爾所刻意要彰顯印度文化的膚淺所在。其實奈波爾筆下的第三世界不乏這種運氣奇佳的公眾大人，本質卻是徹頭徹尾的騙子，只是並不邪惡，讀者的感覺憐憫多於痛恨。⁸

這一段有關於威利父親的敘述中，他清楚地紀錄了高祖父的憤怒，對寺院社區人民面對苦難時無動於衷的憤怒，也清楚紀錄了他們對印度生活的迷惑不安，印度土地上最清楚獨特的地理標示便是印度的寺廟，然而在此處，寺廟所連結的主題並不是宗教，而是「逃避」的概念。故事中威利的高祖父和他父親各因不同的理由最後都選擇了寺廟作為艱苦人生的逃避之所，其實對奈波爾言，「逃避」根本就是印度文化所揭示的生活態度，一種看待人生

⁸ 例如《神秘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也是如此。

和世界的方式，簡言之，奈波爾認為印度人往往不願意面對世界的變化，只想找一個庇護躲藏，只願意看到他自己想看的，和魯迅的「阿 Q 精神」非常類似。

奈波爾在《幽黯國度》中曾提到他那由印度以契約工人身分移民千里達的外祖父便是印度逃避文化的經典人物。他的外祖父似乎看待自己原鄉的方式和《在自由的國度》裡的埃及古代藝術家是一樣的，奈波爾說當他的外祖父離開印度時，他覺得他祖父已封閉了心窗，就不再看世界了，自然這隱喻著某種單純頑固的質性，清楚地說明原鄉印度對於外祖父只是想像的精神堡壘。⁹ 他祖父看待原鄉土地的方式其實就是印度人看待生命，看待世界的方式。因為印度人對傳統文化的信仰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是根深蒂固於潛意識裡，這種頑固矇蔽了他對週遭世界的認知。儘管奈波爾批判這種逃避現實的心態，但他也反諷地發現自己也不能免疫於這種印度特質，這是長年文化薰陶的結果。當他踏上印度土地不久後，他逐漸地對印度的貧窮落後不再感覺激動，他發覺他可以封鎖自我，把自我美好的自尊自愛感覺與周遭印度的貧窮髒亂分隔開來，不被打擾而感到寧靜祥和。¹⁰ 於是這種拒絕面對現實與批評的冷漠自負的印度特質，也就無可避免地出現在他自己身上。這種視而不

⁹ 參閱奈波爾原文：“... I cannot help feeling that as soon as he had left his village he ceased to see... He had abandoned India; and, like Gold Teeth, he denied Trinidad. Yet he walked on solid earth. Nothing beyond his village had stirred him; nothing had forced him out of himself, he carried his village with him.” V.S. Naipaul, *An Area of Darkness* 30.

¹⁰ 參閱奈波爾原文：“Ten month later I was to revisit Bombay and to wonder at my hysteria. It was cooler, and in the crowded courtyards of Colaba there were Christmas decorations, illuminated stars hanging out of windows against the al back sky. I was my eye that had changed... Fear was what I felt. Contempt was what I had to fight against, to give way to that was abandon the self I had known. Perhaps in the end it was fatigue that overcome me. For abruptly, in the midst of hysteria, there occurred periods of calm, in which I found that I had grown to separate myself from what I saw, to separate the pleasant from the unpleasant... I had learned too that escape was always possible, that in every Indian town there was a corner of comparative order and cleanliness in which one could recover and cherish one's self-respect.” V.S. Naipaul, *An Area of Darkness* 45.

見的印度特質，奈波爾在《幽黯國度》中明白揭示：「對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若無睹便是印度人待人處世的根本態度，這種心態，在其他民族中肯定會引起精神錯亂，但印度人卻把他轉化為一套博大精深，強調消極、超脫和接受的哲學。」¹¹

威利的父親顯示了這樣的印度特質，為了保命，他選擇了寺廟，選擇了逃避，選擇了禁語，斷絕了與人的關係，虛矯地在塵世間假裝遺世獨立，扮演隱士大師的神秘角色，陰錯陽差卻意外地成就了俗世的榮華富貴。更嘲諷的是後來他發現這也就是他夢想的生活，錯誤中也自有其道理，這種印度寺廟所傳達的人生觀是解構的——所謂虛假與真實，謊言與真理，本質沒有不同，所獲得的結果也一致。

威利看待印度的方式則是另種虛假與逃避，他在學校寫的兩篇作文標示了他對家鄉土地人民看法的錯綜矛盾。一篇內容為「假日」，威利假裝自己是加拿大人，寫下在假日中全家到海邊度假的想像奢華生活，他的加拿大老師非且沒有覺察這故事的虛偽，反而大加讚揚，要他讀給貧困的同學聽。只有他的父親因為這故事是個謊言而感到羞恥，但是後來他的反應竟是：「但也沒有比雪來和華茲華思這一類人更壞，他們說的也全是謊言。」¹² 這段威利的故事無疑對「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作了強烈批判，奈波爾也藉此得以證明自己並非 Edward Said 等人所指責的帝國主義的喉舌，奈波爾批評西方的殖民者將自我的生活型態、價值觀念強施於被殖民者，而被殖民者因接受了殖民者的教育而全盤否定自我的文化認同，荒謬地接受殖民者的準則判斷，這種文化殖民對像威利這麼小的孩子影響尤其深遠。

另一篇關於婆羅門以小孩為祭祀犧牲的故事，頗為駭人聽聞。其實印度民間以小孩為祭祀犧牲的新聞，至今仍時有所聞，這是印度社會恐怖卻真實的一面。¹³ 奈波爾將這種對印度社會的批判以小說虛假的面貌呈現，更嘲諷

¹¹ 中文譯文引自李永平的《幽黯國度》譯本，頁 258。

¹² 中文譯文引自孟祥森的《浮生》譯本，頁 64。

¹³ 關於印度以活人祭祀犧牲的新聞可參考下列網站文章：

Karmakar, Rahul. "Indian temple revives 'human sacrifice.'" BBC Online News/ South Asia. 3

了印度社會對這種罪行視而不見，麻木不仁，消極本質的恐怖。

如同在《浮生半世》中，印度和印度人以一種荒謬可笑卻又自信自負的姿態呈現讀者面前，在《魔法種子》裡，從威利下飛機那一霎那，熟悉的印度印象又回來，如飛機場大廳裡積滿灰塵的電扇(29)，旅館中只作觀賞用的客房服務菜單(32)，都是具體佐證。但除此之外，《魔法種子》還呈現了印度另一種樣貌。印度的印象不再只是英國殖民時代觀光客眼中的寺廟土邦宮殿，而是落後的窮鄉僻野，是熱帶叢林，是共產游擊隊的基地營區。《浮生半世》中的對印度嘲諷戲謔的口氣已經淡薄，被冷酷血腥又單調無力的情緒所取代，印度的地景都變得深沉凝重，尤其是威利被關的印度監獄場景，極其擁擠髒亂，慘不忍睹。¹⁴

如前述 Cooke 在〈土地的靈視〉一文中所言，奈波爾自 1960 年加勒比海之旅後，地景的歷史追尋往往成爲他的小說重點。¹⁵不論《浮生半世》或是《魔法種子》都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和印度社會動盪的歷史緊密相連。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印度的社會主義思想就非常蓬勃，各種社會主義組織和共產革命運動從不間斷，威利的父親屬婆羅門階級，母親來自於賤民階級，他的父親在學校燒書，後又拒絕了校長女兒的親事，反而刻意親近這位醜陋愚蠢的賤民女生，後來又在社會壓力下，不得不娶了她，故事中一再提及的舅舅，是 1940 年代當地的社運紅人，奈波爾似乎暗示威利的父親其實具對於政治氛圍的改變有其敏銳度，威利舅舅的崛起，成爲當地新勢力，也反映印度某

Apr. 2002, 11:46 GMT 12:46 UK. <http://news.bbc.co.uk/1/hi/world/south_asia/1908706.stm>
Pandey, Mahesh. "Priest 'makes human sacrifice.'" BBC Online News/ South Asia. 27 Mar. 2003, 13:53 GMT.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2892333.stm>
"Girl found dead in Chitrakoot, human sacrifice suspected." Indian Express.com. 11, Oct. 2008 02:21 IST.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girl-found-dead-in-chitrakoot-human-sacrifice-suspected/371997/>>

¹⁴ 見 V.S. Naipaul, *Magic Seeds* (New York, Toronto: Alfred A. Knopf, 2004) 148-60.

¹⁵ 庫克原文：“A fiction based not just on landscapes, but historical landscapes presented such a radical departure from Naipaul’s early novels that this new impulse only became dominant seven years after his Caribbean tour... Naipaul’s return to the Caribbean had prompted a new focus,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in his later works.” 見 John Cooke 32-3。

些地區社會主義勢力的龐大。《魔法種子》中所描繪的印度共產革命運動，正呼應了前述的印度社會變革，試圖具體地留下一段歷史圖像。

當威利在德國首次讀過《甘地自傳》後，他深深為甘地偉大的人格情操所感動，又因妹妹的鼓吹，便決心回到印度從事共產革命，拯救貧困的農民。威利回到印度參加叢林游擊隊之時，根據英國作家 Theo Tait (2007)的研究，此時約在 1970 年代的晚期，印度的共產革命運動早已經歷多次改組分裂，不同的組織甚至互相為敵。他到達的第一時間，就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走錯方向，落入敵人之手，但因無法脫身，只能聽任擺佈。¹⁶ 他隨著游擊隊，在叢林紮營軍訓，行旅於不同的村落，借住在各地的窮苦農舍，消磨了長達七年的時光。最令威利難堪的是日課需研讀馬列、毛澤東思想，這和他浪漫的作家性格嚴重衝突，最後又因被迫殺了一個無辜的農民而決心逃亡，投降當地政府。書中的印度已經被冷血的紅色革命刷洗得毫無地方特色，不知是不是奈波爾缺少親身的經歷，還是他刻意批判共產革命，紅色的印度地區，缺乏印度的人文色彩，只留下如鬼魅般的夢魘。

威利回印度原來期待能在家鄉創建共產主義天下為公的樂土新國，但切身經歷終於使他認知游擊隊的所作所為非但對於苦難的農民毫無幫助，反而是在迫害他們，政治理想的幻滅最終迫使威利不得不棄絕自己的故鄉土地，重返英國。

三、倫敦：謊言的聖城

印度留給威利的幾乎全是不愉快的記憶，倫敦是則是《浮生半世》的第二個場景，是他少年夢想中的偉大城市。不過當威利初到倫敦時，他是非常失望的。因為缺乏歷史知識，又因為倫敦人對外鄉人並不友善，他只能毫無目的地漫遊。他特地到他在印度時就曾聽說過的白金漢宮和演講角遊覽，他

¹⁶ Theo Tait, "Vicious Poke in the Ey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5th Anniversary Part Two) vol.26 no.21.4 (November 2004): 39-40.

發現這兩個著名地標都不符合他原有的期待，威利甚至認為「印度土邦主的宮殿比白金漢宮更華麗，更像宮殿…而英國國王和王后是江湖騙子，整個國家根本是一場騙局。」¹⁷ 倫敦是大英帝國的首府，也是所有英屬殖民地人民心中的世界中心，可是奈波爾卻借威利之口，寫下了他對倫敦英國憧憬的幻滅，有若神話中被誇大的英雄被近身檢驗後，缺憾全露，完美形象幻滅，讓崇拜者難堪痛楚。

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倫敦的幻滅其實是英國殖民地作家的普遍經驗。John McLeod (2004)在他的《後殖民的倫敦》(*Postcolonial London*)一書中，以南非小 Dan Jacobson 為例，指出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有很多殖民地的新進作家離開家鄉，懷著崇拜朝聖的想像情懷來到倫敦，他們將倫敦、英國等同於文明、文化、秩序等正面的概念。可是當他們到了倫敦，他們感到失望，這並不是因為倫敦的景物衰敗，而是因為想像中倫敦的所連結的夢幻神秘的氛圍已全然消失，原先幻像中崇高偉大的意義也斑駁褪色。¹⁸

對於倫敦，奈波爾在其他書中也曾提到他的幻滅。《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 中他說：「我覺得偉大屬於過去，我在錯誤的時刻來到倫敦，我來得太晚來不及找到英國，我幻想中的帝國中心。」¹⁹ 二十世紀英國的國力確實已經走在下坡，它最璀璨光輝的年代奈波爾來不及參與。但是縱使英國真是衰敗的帝國，終究它仍真實地存在，然奈波爾卻將它貶抑成一場騙局，由無數假冒的法則堆疊而成。

關於英國經歷中真正驚撼讀者的是主角威利在英國的騙局中學習並嫻

¹⁷ 作者自譯，原文為 “He thought the maharaja’s palace in his own state was far grander, more like a palace... that the kings and queens of England were imposter, and the country a little bit of a sham.” V. S. Naipaul, *Half a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50.

¹⁸ John McLeod, *Postcolonial London: Rewriting the Metropoli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60-1.

¹⁹ 作者自譯，原文為 “So I grew to feel that the grandeur belonged to the past; that I had come to England at the wrong time; that I had come too late to find the England, the heart of empire, which (like a provincial, from a far corner of the empire) I had created in my fantasy.” V. S. Naipaul, *Enigma of Arriva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130.

熟了假扮的伎倆，他編造了有關自己的謊言，將他自己變成英國華麗虛偽外表的一部分。從學士長袍、校園禮教及教堂歷史的謊言迷信中，他發現舊有的規矩其實都是假托的，他可以從舊規矩中掙脫出來，不再受到束縛，他的世界變得海闊天空。甚至他開始虛構他自己的過去，吹噓他的家人，擅改他的家族歷史，拋棄舊有包袱，他成爲一個嶄新而無害的騙子，自由地假扮自己，塑造自己，改造自己。他喜愛這樣的結果，並因此獲得敬重，嘲諷的是他的導師還因他的改變而認爲他已經適應了英國的生活。²⁰

其實故事中的威利所認知的英國生活並不是典型傳統的倫敦生活，他認識的是二次大戰後倫敦波西米亞式的移民生活。威利的年代和 Jane Austen 或 Charles Dickens 的時代距離遙遠，倫敦都會的型態已大不相同了，經過了兩次大戰，倫敦的風貌確實有巨大的改變。McLeod 認爲除了戰爭帶來的實質破壞外，倫敦很大的改變是來自於外來人口的加入，包括了歐洲大陸的難民、愛爾蘭移民、大英國協的居民、美國士兵、資遣人員、女性勞工等等，使得原本階級秩序、文化風情都徹底改變了。²¹ 奈波爾雖然在英國入了籍，但是英國人只有表面上接受他，種族歧視仍然存在。威利在倫敦所結交的朋友也大多數是新移民，他們雖然居住倫敦多年，終究進不了主流核心，只是倫敦社會邊緣的異鄉人。

《幽黯國度》中奈波爾對這種幻滅有更深層的剖析，他說英國和印度一樣具有多重性格，不論是千里達子民想像的英國、印度歷史中的英國、印度俱樂部人們所懷念的英國，或者 Percy Bysshe Shelley 詩中，和 Joseph Rudyard Kipling 書中的英國都不盡相同。²² 十九世紀英國國勢強大，殖民地幅員廣闊，在殖民地人民眼中英國是高不可攀、不可一世的偉大強國，然究竟什麼才是真實英國，並不容易說得清楚，不同的人民有著不同的了解和想像，因此英國風貌錯綜複雜。但對年輕的威利言，英國是一場騙局，一點也不是人

²⁰ 見 V. S. Naipaul, *Half a Life* 50-9.

²¹ John McLeod 61-2

²² 見 *An Area of Darkness*, Chapter 8。

間樂土，他不曾因為在英國而感覺幸福，只覺得被騙，幻想破滅。

當威利在英國完成學位時，他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因為他知道這個教育學士學歷無法幫助他在英國找到適合的工作，他沒有錢，沒有背景，沒有英國身份，又不想回到印度，又無能留在英國，他的前途一片迷濛。此時又值倫敦發生重大的種族動亂，推斷應該就是 1958 年以加勒比海移民為主的「諾丁罕暴動」，這次社會的動盪令他更感飄泊困惑，英國不僅不是他的理想天堂，反而是種族迫害的苦海。就在這時候，他認識了來自非洲的混種女孩安娜，安娜的適時出現如同溺水大海中的一根浮木，威利毫不猶豫很向安娜求婚，並隨安娜回到非洲定居。離去英國，威利再一次切割了他和土地的聯結。

四、絕望的非洲

1960 年代奈波爾曾因接受一筆獎助金而有機會到非洲的烏干達、肯亞、剛果等地旅行，因此非洲在他的寫作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浮生半世》外，奈波爾還寫了〈自由的國度〉等非洲故事，故事裡的主角也都和他一樣是作客非洲的異鄉人。

如同奈波爾，非洲對《浮生半世》裡的威利而言，不僅沒有家的感覺，也非理想居所。當威利在倫敦求學的最後幾週，他認識了來自非洲的混血女郎安娜。安娜是威利新出版小說的讀者，她發現她在威利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他們見面後很快就陷於熱戀，威利決定畢業後隨她到她非洲東岸的故鄉定居，成為她莊園的男人。

威利伴陪妻子安娜在非洲居留了十八年之久，但他自始至終感覺自己是個異鄉人，和非洲當地人格格不入。在這一個被非洲土著圍繞的混種上流階層，威利在非洲最大的安慰來自於自己作為安娜莊園男人的價值感，他的功能是強化安娜的權威，他依靠著安娜的權力威望存活此地，也相信安娜的幸運會繼續保護他。但威利的非洲生活終究證明為一場敗局，依賴安娜保護的幸福也只是幻影，最終因一場可預見革命戰爭的陰影，對殖民威權制度崩解的疑惑，威利決定離開非洲，他與安娜的婚姻也以離婚收場。

威利在非洲依然感覺疏離，甚至初到非洲安娜國家的首府時，雖然他為當地的繁華精緻所震懾，他仍堅決相信他只會停留幾個晚上，他會找到離開非洲的路徑，他不可能長留非洲。這樣的想法沿途滋長，從首府經海岸、河口、小鎮一直到安娜的莊園，威利不停地告訴自己他不屬於非洲，他對非洲悶熱的氣候，寂聊單調的地景相當不適窒息。²³ 在安娜莊園的第一夜，威利甚至這樣想：「我不知道我身在何處。我大概找不到回去的路。我一點也不要這種景象變成我熟悉的景象。我不要打開行李。我一定不要弄成我要在這裡住下來的樣子。」²⁴

對於非洲，奈波爾仍透過歷史想像建構非洲土地的意識，例如安娜的巨宅是殖民時期的遺物，是歐洲建築師所設計，水泥岩石等建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從法國巴黎、西班牙里斯本運進來，充滿殖民時代的記憶和魅惑，和當地土著所居住遍地的茅屋成為強烈對比。安娜的巨宅在非洲原始林木草原的地景中不僅顯得突兀，也是殖民歷史上帝國主義的證明。不只建築，人種階級和社會結構都反應了列強在非洲殖民侵略的歷史遺緒，奈波爾透過威利的眼睛描繪了自白人殖民者離去後，混血人種原本富足穩定的社會階層的突然崩蹋。威利的這些半黑半白的莊園朋友，雖然屬富裕上流階層，可是內心仍以非十足的葡萄牙人為憾，他們認知自己是二等人，處心積慮期望下一代可以成為十足的白人。他們對於自己的未來也很猶疑，不知他們安定富裕的生活會不會有一天裂解崩壞，這些瘦弱長久不飲不食行走於非洲草原的土著們會不會突然變成生命的威脅？會不會「鋼筋水泥的世界有一天會被草屋世界完全沖毀」？²⁵ 根據泰特的研究，安娜的故鄉應是位在非洲東部的莫三鼻克。²⁶ 莫三鼻克在 1975 年脫離葡萄牙獨立後，1977 年開始了長達十五的內

²³ 參閱奈波爾原文：“Neither Ana nor anyone else would have known that there was anything wrong. But all this while Willie felt that there was another self inside him, in a silent space where all his eternal life was muffled.” V.S. Naipaul, *Half a Life* 125.

²⁴ 中文譯文引自孟祥森的《浮生》譯本，頁 151。

²⁵ 中文譯文引自孟祥森的《浮生》譯本，頁 181。

²⁶ 泰特原文為：“[Willie] also has a love affair with a Portuguese-African woman named Ana; and returns with her to her country, which is clearly Mozambique” Theo Tait 39.

戰，戰爭的威脅摧毀了莊園的生活，威利也因此徹底絕望，終於在內戰爆發前和安娜離婚，遠離非洲，再度漂泊。

五、再返倫敦：魔法豆莖

威利離開英國後，歷經非洲十八年和印度七年後，命運之神又把他帶回英國，《魔法種子》裡威利歷經了非洲莊園和印度叢林游擊隊特別的生活經驗後，再一次重登英國土地，這一次他遇上好運，經由他的律師老友協助，獲得一位倫敦富人的贊助，得以安居倫敦，準備從事建築事業，而此時的倫敦已大不同以往，呈現多族群混雜的特色。

《魔法種子》講述的是書名取自英國的著名童話《傑克與豆莖》(*Jack and the Beanstalk*)，魔法種子本身就是個重要的隱喻，但在書中出現的很晚，在小說的下半部，約莫書中的最後三分之一，奈波爾才透露書名所連結的若干意義。小說中威利受羅傑幫忙得以離開印度的叢林和監獄，因而重返倫敦。之後威利在英國遭遇的所有章節名稱都刻意滑稽模仿(parody)了《傑克與豆莖》這個童話故事的結構。例如第八章章名為〈倫敦豆莖〉(*The London Beanstalk*)，第九章為〈在高處的巨人〉(*The Giant at the Top*)，第十章為〈用斧頭斷根〉(*An Axe to the Root*)，第十一章為〈傻子〉(*Suckers*)，最後第十二章與書同名為〈魔法種子〉，隱含《傑克與豆莖》的故事情節。其實《魔法種子》小說內容與傑克的童話故事毫不相干，但是光看篇名會令人錯覺以為講述的是同一的故事。嚴格說來，《魔法種子》雖有滑稽模仿的形式，卻沒有傳統滑稽模仿常見的嘲諷惡搞可笑的本質，相反地，威利的故事是語調傷感而相當嚴肅的，奈波爾點出二十世紀末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衝突，也想藉傑克在巨人城堡的奇妙探險來隱喻威利的人生體悟。

當羅傑將威利從機場帶回他在倫敦的雙併透天屋宅時，羅傑告訴他說：「這一小間大理石拱門區的房子就是我的玉米魔豆(seedcorn)，我一直都在努力地攀爬這株魔法豆莖到達這裡，雖然我們大家都不願意承認，但是這條街

上保證有一半的人都跟我一樣。」²⁷ 羅傑的屋子就位於倫敦富裕大理石拱門區，小巧美觀而且裝潢精緻，週遭環境清幽，令威利羨慕不已。

居住在這雅緻精巧的房子裡，威利再次重遊倫敦的地標名勝，他感覺他已變成一個新人，他不再陰鬱，生活得極為自在而且每天都能發現新的驚喜。不過兩星期後，威利開始厭煩，尤其是倫敦擁擠的交通和大群的旅客令人頭痛。羅傑卻告訴他他的妻子珀迪塔和一位有大房子的暴發戶友人外遇，只是因為珀迪塔對大房子非常著迷。不久後，羅傑帶威利去拜訪一位富有的銀行家朋友彼得，並在他的豪宅渡過週末，在〈在高處的巨人〉章節裡，奈波爾詳細描繪了這間大房子華麗的細節，和這位銀行家附庸風雅的品味。羅傑種植他的魔豆小屋，攀爬魔法豆莖，仰望巨人的豪宅，這些富有童話故事的典故隱喻著英國小資產階級攀升富貴的梦想。羅傑代表英國的中產階級對財富權貴的嚮往，平常辛勤工作，努力用心攀爬社會層級的階梯，期待有一天爬到豆莖頂端，成為坐擁財富權位的巨人。

其實，羅傑常常對自己的趨炎附勢的心態又悔恨又自嘲，卻又不得不為之。他對富豪巨宅大夢也不全然沈迷，當威利站在巨宅高聳的窗前，想像老房子的舊日風華，一如《浮華世界》(*Vanity Fair*) 故事中穿梭不斷的馬車僕役，羅傑卻預言這間大屋很快會變成旅店，他說：「一般人住不起這種大房子，因為需要很多的佣人。這個房子建造在擁有很多佣人的時代，十五個園丁，數不清的佣人，但現在這種人口並不存在。」²⁸ 羅傑對當今世局，社會經濟的變遷有著清楚認知，雖然像英國大多數的中產階級一樣，嚮往封建時代貴族權貴生活的富裕優雅，但也明白大房子只存於奴隸時代，民主現代人力成本的昂貴，認清當今富豪少有可以負擔大量佣人的經濟能力，豪宅權貴

²⁷ 作者自譯。原文為：“Riger said, ‘The little Marble Arch house was the seedcorn. I’ve been climbing up that property beanstalk all the time, and it’s got me here. It is true of at least half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 though we might pretend otherwise.’” 見 V.S. Naipaul, *Magic Seeds* 175.

²⁸ 作者自譯。原文為：“Ordinary people can’t live in places like this. You would need a lot of servants. These places were built in the days of many servants. Fifteen gardeners, umpteen chambermaids. Those people don’t exist nowadays.” 見 V.S. Naipaul, *Magic Seeds* 198.

大夢，已永不可能了。

羅傑提及英國倫敦曾在過去十二年頭房地產狂飆，彼得家族從中巧奪暴利，但終於被人發現，彼得以數百萬元作為賠償得以逃脫罪名，然而羅傑的法律公司卻不能免於禍難，下一個章節「用斧頭斷根」裡，珀迪塔告訴威利，羅傑將失去他的房子，他們已「爬下房地產的豆莖。」²⁹ 後來羅傑更告訴威利，他已準備和世界和解，如梵谷死前一般，不懷恨任何人，因為「我已準備爬下豆莖，拿斧頭斷根」³⁰。羅傑的豆莖巨人高塔之夢在即將破產時刻徹底幻滅，終究封建時代英國貴族的尊養優處是當今尋常百姓不可能的夢想。

下一章〈傻子〉(Suckers) 則講述了羅傑的新情人和她所屬的佣人階級或工人階級，也間接批判了英國無效的社會福利制度。而最後一章〈魔法種子〉則記錄羅傑和威利參加了一個叫馬庫斯的非洲外交官兒子的婚禮，馬庫斯這一生只有一個野心就是擁有一個白人的孫子或孫女，因為他相信黑人的基因是隱性的，只要黑白交配幾代，就會成為白人。果然他的願望真的達成了，他的半白的兒子為他生了一個白人孫女，奈波爾所謂的「魔豆」似乎意指白人基因，經由混婚，所有人種都會最終成為白人。奈波爾這裡又甘冒大不韙，不免將遭白人中心主義的譏諷。故事終結時，羅傑告訴威利婚禮樂隊所演奏的音樂正是十七八世紀時，荷蘭殖民者在南美蘇利南的奴隸農場，星期六、日為安撫奴隸所奏的歌曲。當夜這音樂伴隨著威利進入他的夢境和他在非洲、印度所有的記憶。

奈波爾處理故事結局頗為隱晦，婚禮之後整夜威利試著在奴隸音樂中找尋意義，但到了清晨他僅發現「對於這世界懷抱理想主義是錯誤的，這是不幸的開始，但也因此每一件事得以重新澄清解謎」³¹。威利的半生漂泊，流浪三洲大洋，睡過無數的床舖，懷抱理想但終究不曾擁有白人魔豆，也不會

²⁹ 作者自譯。原文為：“Climb down the property beanstalk.” V.S. Naipaul, *Magic Seed* 229.

³⁰ 作者自譯。原文為：“I am ready to run down the beanstalk and take an axe to the root.” V.S. Naipaul, *Magic Seeds* 231

³¹ 作者自譯。原文為：“It is wrong to have an ideal view of the world. That’s where the mischief starts. That’s where everything starts unravelling.” V.S. Naipaul, *Magic Seeds* 280.

攀爬英國社會的階級豆莖，他對他自我生命的認知仍充滿懷疑，即使書末他獲得穩定工作居住英國，他的靈魂仍然失落漂泊，奈波爾在此書中強調多文化角度的衝突，也增強了主角威利作為異鄉人的漂泊無根特質。他對家和認同的追尋之旅和最終對土地的疏離表現了「離散」的特質：生命的不確定和不安和離散概念的猶疑複雜。

六、浪跡世界的公民

在工業化之前，人與土地的關係曾經如此的緊密相連，Émile Zola 的《土地》(*La Terre, The Earth*) 和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的《大地》(*The Good Earth*) 兩部名著分別訴說著東西方的農業社會裡人對土地的依戀。土地不僅僅提供人們居所和食物，它更是所有生命的來源，失去了土地所有的生命都會消逝摧毀，毫無意義。人和土地的連結曾經如此堅實牢固，然而到了奈波爾的時代，這種連結已經悄然鬆解，飛灰湮滅。在《浮生半世》之前，奈波爾早期的作品如 1961 年出版的《畢思華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就已透露對土地房舍的不信任，畢思華斯先生是千里達的印裔中產階級，終其一生的夢想是買一間自己的住所，擺脫岳家的控制。故事中他歷經千辛萬苦，多次幻滅，終於在臨死前一刻如願買得，但因此欠下了大筆債務，嚴格說來仍不算真正擁有。畢思華斯先生終生努力只換得生命盡頭前的短暫擁有，奈波爾嘲諷了畢思華斯先生以追求土地房屋作為人生意義的愚昧可笑，人生苦短，土地房舍不過是暫時逆旅，何苦如此心心念念，苦苦追求？

另外，奈波爾曾在他的旅行筆記《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 一書中提及他第一次坐飛機的經驗，這段新奇旅程中令他最感驚訝的是從空中觀看家鄉土地是如此的不同，他的故鄉不再是平常路上所看到的貧窮髒污的草屋、雜亂無章的樹叢和荒蕪不毛的空地，相反地，從空中看、他的故鄉景觀變得雄偉壯碩，線條規則且邏輯，尤其廣闊的蔗園美如綠色地毯，令人感動欣喜。另外，不僅故鄉土地在空中變得清新美麗，奈波爾更是讚嘆機下的

雲朵的純潔堅實，是感官經驗的極致，是幾乎不可能的美感。³²

奈波爾的飛機經驗對現今旅行發達的當代人一點也不陌生，可能還覺得他大驚小怪。當今人們習慣於旅行移居，不再老死故鄉，自然對土地的感情連結也愈來愈薄弱。這種對土地鄉里的疏離冷漠正是起因於現代科技的發展讓旅行變得簡易，而造成大量人民移居異鄉的特殊現象。今天全球各地，工商科技世界幾乎完全取代了傳統的農莊社會，多數的人們已經不在農地裡流汗工作，人們習慣在超市裡買菜，而不在田園裏採摘蔬果，當旅行和移居變成時尚的生活型態時，人和土地緊密的聯繫斷絕了，我們的雙腳不再踩在堅實的土上，而習慣懸浮在高樓裡，在輪胎挺起的轎車中，在飛快的高速鐵路車廂中，甚至白雲深處的飛機上，我們已經遺忘了土地的溫度和氣味。當我們流浪於不同的國度與城市，雜處在不同膚色與語言的人群中，吃著一模一樣的漢堡，而不覺得不自在時，我們失去了對土地的依戀感情，也成就了奈波爾筆下的「世界公民」。

威利作為一個現代人物，有能力也有機會行走天涯，他毅然決然在每個生命的轉折中，選擇離開原有的生活軌道，背棄習慣的土地與人民。威利世界公民的角度視野和之前提到古代埃及藝術家「土地的靈視」是截然不同的。奈波爾曾經批評這種「土地的靈視」是屬於墳墓的，他們的藝術呈現他們對故鄉絕對而盲目的愛，正因為他們的無知，所以在他們的眼中自己家鄉土地是完美無瑕的。奈波爾強烈暗示這種對土地的強烈連結已不復存在於當今，他心懸的絕非僅是千里達或加勒比海地區的土地人民，他的視野是二十世紀後廣大移居異鄉的離散族群和遼闊的世界。而《浮生半世》和《魔法種子》的主角威利正是擁有機會環遊五洲四海的現代英雄，他的故事更印證人與土地疏離的主題和漂泊無根的當代離散概念。

³² V.S. Naipaul, *Enigma of Arrival* 104.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古籍

奈波爾 (V.S. Naipaul)著，李永平譯 (2000)，《幽黯國度》，台北：馬可孛羅文化。

奈波爾 (V.S. Naipaul)著，孟祥生譯 (2001)，《浮生》，台北：天下。

外文部分

Barnouw, D. (2003), *Naipaul's Strang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uck, P. S. (2004) *The Good Earth*,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Cooke, J. (1980), "A Vision of the Land: V. S. Naipaul's Later Novels," *Journal of Caribbean Studies* 1: 140-61.

Karmakar, R. (2002), "Indian temple revives 'human sacrifice'", *BBC Online News/South Asia*. 3 Apr. 2002, 11:46 GMT 12:46 UK, from http://news.bbc.co.uk/1/hi/world/south_asia/1908706.stm

McLeod, J. (2004), *Postcolonial London: Rewriting the Metropolis*,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Naipaul, V. S. (1968), *An Area of Darkness*,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Naipaul, V. S. (1971), *In a Free St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Naipaul, V. S. (1981), *The Middle Passage: Impressions of Five Societies – British, French and Dutch – in the West Indies and South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Naipaul, V. S. (1984), *Finding the Center: Two Narratives*,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Naipaul, V. S. (1987), *Enigma of Arriva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Naipaul, V. S. (2000), *A House for Mr. Biswas*,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Naipaul, V. S. (2001), *Half a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Naipaul, V. S. (2002), *Miguel Street*,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Naipaul, V. S. (2002), *The Mystic Masseu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Naipaul, V. S. (2004), *Magic Seeds*, New York, Toronto: Alfred A. Knopf.

Pandey, M. (2003), "Priest 'makes human sacrifice'", *BBC Online News/South Asia*. 27 Mar. 2003, 13:53 GMT, from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2892333.stm

Tait, T. (2004), "Vicious Poke in the Ey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5th Anniversary Part Two)*, vol.26 no.21.4 November 2004: 39-40.

Zola, É. (1980), *The Earth*, New York: Penguin.

(2008), "Girl found dead in Chitrakoot, human sacrifice suspected", *Indian Express.com*.
11, Oct. 2008 02:21 IST, from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girl-found-dead-in-chitrakoot-human-sacrifice-suspected/371997/>

**Alienation from the Land:
A Sad Story of the Tramp in V. S. Naipaul's *Half a
Life and Magic Seeds***

Nai-Huei Shen*

Abstract

V. S. Naipaul is far more than just a “regional writer,” though he is usually labeled as one of “Caribbean writers.” In contrast to regional writing which highlights men’s commitment to the lands they lived or live, Naipaul’s works negate humans’ allegiances to their homes and communities. Naipaul’s protagonists are mostly tramps who travel the world and discard their local identities. *Half a Life* and its sequel *Magic Seeds* are especially pessimistic because the protagonist loses the senses of place and belonging as well. Both *Half a Life* and *Magic Seeds* depict the protagonist’s travels and stays in India, England and Africa, which mirror both his physical paths and mental landscape. Demonstrating his hero’s lack of “vision” of land, Naipaul sarcastically describes India as nothing but the kingdom of illusion and disillusionment of revolutionary paradise, England as “a sham,” its kings and queens as “imposters,” the English capitalist society as Jack’s “beanstalk” and Africa as a magic castle as well as a prison for the hero. Tired of all places of which he has no sense of identity, the hero remains as a tramp—a stranger to all lands. In these two books Naipaul’s focus on conflict in the multi-cultural landscape fortifies his hero’s homelessness as a stranger. This man’s journey of search for a home and identity and his eventual alienation from land embody the senses of insecurity and complexity, which characterize diaspora.

Keywords: V. S. Naipaul, Travel, Home, Diaspora, Alien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mail:nhshen@gms.ndhu.edu.tw.